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霹雳天网

痴侠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3333
(1)

中岳武侠精品

痴侠系列

霹

雳

天

网

(上)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痴侠/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痴…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885 号

痴 侠 系 列
霹 霾 天 网 (上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琦 责任编辑: 朱媛美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30
字 数: 3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69-3/I·088 (全 12 册) 定价: 240.00 元

写在前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遭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囵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窳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目 录

第 一 章	混世龙蛇	(1)
第 二 章	天网惩恶	(18)
第 三 章	邪剑孤星	(35)
第 四 章	水怪幻影	(54)
第 五 章	风尘侠隐	(74)
第 六 章	断线结网	(93)
第 七 章	不白之冤	(118)
第 八 章	八方追杀	(136)
第 九 章	生死关头	(162)
第 十 章	伏魔剑客	(186)
第 十一 章	城狐社鼠	(206)
第 十二 章	江湖风云	(227)
第 十三 章	桑家大院	(250)
第 十四 章	趁火洗劫	(267)
第 十五 章	慧剑情丝	(283)
第 十六 章	图穷匕见	(302)

“江湖上首恶通缉令，赵江凶魔毒手，闻风丧胆，人称‘宋虎’，即刻于平阳迎候。特此报告，领船靠岸，不得延误，到时我派足手，必定里应外合，令其女婿不飞黄腾

第一章 混世龙蛇

八桨浪里钻快船靠上了码头，江流浊浪滔滔，春汛余威犹在，水势湍急，码头的船只浮荡摇摆不定，旅客们纷纷登岸，各找旅舍投宿。

这艘快船显然不打算在镇上停泊，系妥舟，旅客并没有出舱活动。

片刻，码头来了五位雄赳赳的大汉，在舟子的客气招呼下，登舟钻入舱内，逗留了许久。

左方不远处停泊的一艘小船，有两位中年人倚在舱窗浏览江景，目光转投在码头上，看清了登船的五大汉，两人互打眼色，脸色微变。

“罗家五虎竟然在这处小镇出现，岂不透着邪门？”那位留了八字胡的中年人，皱着眉头向同伴讶问。

“可能约了人在这里会面，不会逗留的。”同伴的一双鹰目冷电湛湛，指指随时解缆的几名操舟大汉：“快船内的人不出舱，无法看出来路，肯定不是好路数，八成是臭味相投的一窝蛇鼠。”

“可能。罗家五虎是镇江一带的黑道凶枭，和他们走在一起的人，绝不是正人君子。”

“咱们得招子放亮些，决不容许他们在这里作案。”

“好，得多费心盯牢他们。”

“不必操之过急，最好能在他们作案的现场，把他们弄到手，

然后，再绳之于法，不能便宜了他们。”

“对，不需打草惊蛇。开船了？”八字胡中年人讶叫：“原来是约了人在这里会合，神不知鬼不觉。这里地处偏僻，不会引人注意，确是聚会的好地方。”

“咱们也准备。”

立即有六名船夫出船，准备解缆动身。

罗家五虎所登上快船，十余名舟子正准备驶离。

这里是江左的枞阳镇，全名叫枞阳上镇。

地属南京安庆府桐城县，是练潭河（枞阳河）的入江口镇市。练潭河也称练潭湖，源出潜山县东北界的黄马河，原称枞阳河。

西引练潭，北通孔城，南入大江，西北有白兔河汇合。百余年后，一场大洪水，形成白兔湖。

那时，京师正式北迁仅十余年，南京不再是一座兵城，不再是政治中心，但反而更为繁荣。

繁荣的另一方面，便是风气败坏，百病丛生，成了犯罪者的天堂，三教九流江湖朋友的猎食场。

大江是南京的血脉，是一条最繁荣的水路交通大动脉，沿江各埠商业鼎盛，便成了全国财富集中的精华区，也是罪案发生最多的杂乱区。

但枞阳只是一座小镇（有上镇下镇），已非往昔风貌。千多年前，这里是枞阳故县，且是历史名城。

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自浔阳浮江，薄枞阳而出，作枞阳之歌。后来在元封五年，始正式建枞阳县。

其实镇比起其他沿岸小市镇，已经不算小了，码头西端，便是安庆课税局枞阳分司的衙门，规模比江对面东南的贵池县税局要大些。

快船不向上游的安庆府城行驶，却驶入练潭河。

两位中年人的船，也毫不迟疑驶入河口。

大江这一段的江左地区，有山、有水、有湖泊、有沼泽区、有良田、民丰物阜，人杰地灵。

三百年后，文坛的桐城派在这里茁长。

但当时绝大多数地区，民风朴实保守，与外界甚少往来，很少过问与己无关的事，甚至附近村落或城镇发生事故，也不加过问。

镇西二十余里的蓼湾村，仅有三十余户人家，被四五座大湖泊所围绕。

村宅也沿地势修建，零星散落鸡犬相闻，邻宅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小事故，谁也不想深究。

村北靠河湾的刘家大宅，是本村的首富，主人刘大爷是这里的地主，但在府城经营商务，日进斗金。村民对刘家大宅的事，一向懒得过问，也不想过问。

刘家的大宅大得有十余栋楼房，长工佃户婢仆成群，对村中事务相当热心。刘大爷宏盛和气慷慨，但很少在家，村民很难看到他的身影，难免显得疏远陌生。去年岁末，刘家大宅突然有许多生面孔进出，私用码头往来的船只出入频繁，但并没有引起村民的注意，刘家往来府城皆使自己的船只。

蓼湾村属桐城管辖，地方发生事故，须至百里外的县城办理。但乘船至枞阳上镇仅二十里，镇至府城约在六十里左右，至府城办理不但近，而且完全可用舟代步十分方便，与府城的关系比与县城密切多多，有些人甚至一辈子没到过县城。

码头北端另有一条隐蔽的水口，通向有如沼泽的内湾。刘家的一些隐蔽房舍，就建在内弯的底部，建有码头，船直接靠在湾岸上。

在河上行驶的刘家船只，靠在外码头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其实等到河上没有其他船艇来往，刘家的船便悄悄驶入内湾失去踪迹。

跟踪的船泰然驶过码头，驶向上游，似乎不理会罗家五虎的船。

枞阳上镇环境单纯，这一带的村落都不大，地势幽僻，没有任何吸引江湖龙蛇注意的条件，是相当封闭落后的无利可图穷乡僻壤，稍有野心的人也不屑一顾。

数百里的镇江豪霸，竟然出现在这里，难怪引起有心人的注意，可知刘家大宅必定不寻常。但刘大爷宏盛，仅是本地的一位颇孚人望的地主而已。

这一带是私人产业，平时不可能有外人走动。蓼湾村的村民，也不愿涉足其间。

刘家大宅另建有零星小宅，散落在湾底附近，即是大白天，这一带也显得幽邃荒僻，弥漫着一股令人寒栗的气氛，似乎草木森森林中隐藏有鬼怪妖魅，随时皆可能发生不测的灾祸。

大院深处的秘室中，主人刘大爷带了几位首要人员，其中有罗家五虎中的五虎，治酒接待十二位嘉宾。

嘉宾中有两位女的，徐娘半老，依然美艳动人，带来几分柔和的气息，冲淡了过旺的刚气。

刘大爷年已半百，高大魁梧红光满面，笑容常挂，颇有几分富商或仕绅的气概，不像一个练了武功的高手。

主客似乎彼此之间平时颇有往来，敬酒时相互祝贺近况如意，部分人士更流露出深厚的交情。

十二位嘉宾中，隐约可以辨出属于三或四个组合的人，组合与组合之间颇有交情，虽则有几个人在客套中，偶或流露出貌合神离的表情。

酒过三巡，先是两桌的人寒暄客套一番，不久酒酣耳热之

后，主人终于话上正题。

“诸位远道而来光临寒舍，想必对本盟事先已有相当了解。”刘大爷先敬了嘉宾一杯酒，吸引在座嘉宾的注意，以震耳的洪亮嗓音笑吟吟一字一吐：“不管尔后诸位是否加盟，在下皆由衷表示谢意。希望在这两三天驻驾小留中，诸位能对本盟作进一步了解，再决定是否加盟。不论诸位的决定如何，本盟的弟兄皆尊重诸位的决定。诸位有何疑问，不妨提出磋商，只要在下能回答的问题，在下保证不会有所保留。”

“在下请教刘兄。”左首的那位留了大八字胡，相貌威猛的中年人微笑着说：“请教，刘兄既然不是贵星宿盟的盟主，真正的盟主又是谁？目下何在？”

“在下只是星宿盟七位发起人之一，两年来，一切规章大致已经完备，发展也从下江扩张至吴头楚尾。但实力仍嫌不足，扩展不很理想，希望能今后这一年中，能结合一江两湖的同道，共襄盛举正式打出旗号，正式建立山门，这才正式公举盟主。目前皆以盟友身份商请各路英雄好汉参与，盟主须待日后公举产生。”

刘大爷坦然道出内情，等于是表明这个组合极为公平开明，先结合盟友，再推举领导人，并非由几个发起人大权独揽，以盟主自命招纳其他的人做鹰犬任由驱策。

“一江两湖？”中年人粗眉锁在一起了：“刘兄，你知道会有多少人？”

“人愈多愈好吗！”刘大爷得意地说。

“能控制得了吗？地盘有多大？”

“只要有良好的组织，有干练的人才，这不是问题。”

刘大爷胸有成竹，说的话信心十足：“原则上本盟以二十八星宿分区控制，如臂使指无远不届。许兄是鄱阳四条龙之一，许兄的盟坛足以控制南康以南地区……”

“在下还没表示加盟！”中年人许兄淡淡一笑：“我入云龙许成在鄱阳四条龙中，名义上号称第一龙，其实所控制的湖滨各地，却是最少的，实力坐三望二，你要控制南康以南，我那有这份能耐？”

“刘兄的野心不小。”右首那位鹰目炯炯的中年人冷笑接口：“你知道后果吗？”

“什么后果？”刘大爷脸色不变。

“一江两湖地广千里，人多势众良莠不齐，什么古怪的事都可能发生，什么灾祸都可能降临。”

“张老哥，你在杞人忧天。”刘大爷沉声说：“有良好的组织，有完善的规章盟律约束，人再多地再广，也可以控制自如。”

“人多势众，也就树大招风。刘兄，你似乎忽略了潜在威胁。”

“对。”

“张老哥指……”

“天网。”张老哥声震四座。

众人脸色一变，气氛突然像是紧张得凝结了。

最近十年，江西、湖广、河南三地区，出现一个将为神秘，却又不算真正秘密的组织，称为天网，据说是官府支持的组织，专门制裁法所不及的巨豪大霸。

所谓法所不及，意思是说，皇法无法获得罪证，也就无法加以法办的大奸巨猾。大多数大奸巨猾勾通官府，官府那能轻易法办这种人？有些府州县的大官小官，本身就贪赃枉法，与大奸大猾狼狈为奸，想查这些人的罪证难似登天。

法所不及，所以有人组成天网，意思是天网恢恢，由天加以制裁。

天网组织似乎有地域性，活动地区在江西、湖广、河南，但天威远播，赫然成为天下级的神秘组织。

不但一般江湖龙蛇心中懔懔闻名变色，连广大的平民百姓，也知道有这么一个令人心大快的组合。

天网真正的组织形态、背景、组成分子，十年来一直就是令人发掘的目标，令心怀鬼胎的人畏惧的对象。据说有人知道是某些官方人士所支持的组织，却又无法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所谓官方人士，包括的范围甚广。军政民政衙门甚多，上起各地亲王，下迄巡检捕快，或者各地卫军，都可以算是官方人士，大大小小的执法单位多如牛毛，到底是哪些官方人士支持天网，人言人殊皆无法证实。

提起天网，所有的人皆神色一变。入云龙呼出一口长气，用一声轻咳打破沉寂。

“刘兄，确是可虑。”入云龙不安的神色写在脸上：“安府属南京，你们在下游发展，不在天网所笼罩的范围，向上发展扩张，就进入天网内了。”

“许兄不必多虑……”

“我能不多虑吗？”

入云龙苦笑着说：“人多地广，谁敢保证日后所有的盟友弟兄中，不会做出伤天害理聚众图谋的蠢事？那一定会让天网罩上头的。我在鄱阳称霸，就不敢做犯忌的勾当。”

据我所知，这十年来，上江与两湖，没有人再敢组帮兴会聚众横行，只有零星的匪盗出没，一些凶魔妖邪高手名宿，皆迁地为良远离疆界以策安全。刘兄，星宿盟如果打出旗号，除非零星混世，不然铁定会引起天网的注意。”

“诸位似乎对天网怀有极深的恐惧。”刘大爷冷冷地说。

“我不否认。”入云龙坦然说。

“兄弟的地盘在黄州，我怕天网是正常的事。”张老哥摇头苦笑。

“我替诸位引见一位知道天网底细的人。”刘大爷鼓掌三下，

举手一挥。

后堂口踱出一位身材修伟，剑眉虎目气概不凡的壮年人，年约四十上下，人才一表极为出色。

那股形之于外的慑人气势极为强烈，与刘大爷的和蔼笑容，形成强烈的对比，炯炯虎目所焕发的奇光有如利镞，真有透人肺腑的魔力，是那种具有天生威严的人。

“这位是……”刘大爷离座闪在一旁高声引介。

“我自己来说。”这人举手制止刘大爷引介，脸上略呈笑意：“我姓姜，排行三。诸位不会知道我是谁，我却清楚诸位的来历，这就够了。我所要告诉诸位的是，我知道天网的底细。我知道诸位有许多疑问，但我不能作进一步的揭露。总之一句话，天网对星宿盟并无威胁。”

姜三，没有人知道他是老几。再加上他的话带有浓浓的京腔，而且说得很快，大多数人都误听为张三。张三，一个最为普通含有嘲弄性的名字。

知道天网的底细，肯定对星宿盟没有威胁，口气相当托大，令人刮目相看。

绝大多数的江湖混世龙蛇，不知道天网的底细，对天网的目标涵盖范围所知有限。

“如果在下不加盟，同样不会受到天网的威胁。”张老哥说，对姜三的话显然有反感：“树大招风，筹盟组帮早晚会出大纰漏，阁下了解天网的底细，居然表示天网对星宿盟没有威胁，凭什么？有何所恃？”

“因为我可以左右天网，你最好是相信。”

姜三傲然地说：“你山海夜叉把持黄州一段江面，实力相当雄厚，却胆小怕事，只敢做些小买卖胡混。如果你加盟，就可以放手去做，每年仅常例钱可收十万两银子以上，你自己的所得更数倍于此。你不会愚蠢得像强盗一样，在地盘内烧杀抢掠，引起

天网的注意吧？其他的事，我有绝对的权势，替你摆平一切麻烦，包括禁止天网干预你的作为。张老兄，我这么说，够明白吗？”

“好吧，故且相信你的话，如果你真有如此广大的神通，我山海夜叉毫不迟疑加盟。”山海夜叉拍胸膛保证：“黄州星宿坛的筹备工作，我全力支持。”

“你呢？”姜三向入云龙问。
“给我十天半月时间，回鄱阳说服我那些弟兄，解说加盟的利害，我不能事先给予你们加或不加的承诺。”
入云龙神色不变，采取观望手段敷衍。

“你呢？”姜三的目光，盯在那位一脸寒森森的隆胸细腰美妇：“冷面飞卫杜姑娘，你是云罗地区的黑道司令，势力范围北伸入豫南，做的也是不人流的小买卖，江湖上你的地位并不高，一旦加盟，结果如何？”
“结果，名利兼收，但风险却大得惊人，我能否撑得住只有天知道。如果一切倚靠星宿盟，我还能得到些什么实质上的利益？”

“你的意思……”
“保持双方友好往来，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冷面飞卫不上当，不愿被别人掐住脖子听命驱策：“我得仔细盘算，不能仓促决定。老实说，你们的结盟计划颇有远见，你们所显露的实力也颇为庞大可观，但包涵范围太容易失控，你们主要的盟友到底有什么重量级人物，我们也不知道。”
“真正的高手名宿，反而引人注意……”
“没有一些有威望有分量的人物主持大局，谁还肯听我的呀？”

冷面飞卫的目光，转投注在刘大爷身上：“在下江，提起乾坤绝刀刘四海刘大爷的名号，也许颇有分量，在商场中，刘东主

刘宏盛也吃得开兜得转。但在江湖上，乾坤绝刀还上不了一流人物座位呢！我这次接到请帖前来拜会，我那些朋友就不以为然。兹事体大，我需要时间权衡利害再决定。”

十二位嘉宾，分别属于三方的人马，有三分之二不愿有所表示，仅山海夜叉一方面的人表示结盟。”

姜三的脸色渐变。

主人乾坤绝刀刘大爷脸上挂不住。

“杜姑娘，你该知道众志成城的道理，人多好办事，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实力。”乾坤绝刀仍图说服，脸上的笑意消失了：“加盟不但可增加你们的利益，更可增加你们的声势，获得全盟弟兄的奥援，日后发展不可限量……”

“所冒风险也增大，也许得不偿失。”冷面飞卫打断对方的话：“当然，你想获得些什么，就必须付出些什么，权势金钱不可能不劳而获，决不会平空从天上掉下来。所以我必须和我的人慎重商量，有所决定，我一定会通知你的。”

拒绝的话够婉转，冷面飞卫的脸，平时本来就很冷森，所说的话当然不可能婉转动听的。

“刘大爷，给他们时间权衡利害，加盟的事不宜勉强他们仓促决定，毕竟兹事体大。”姜三及时阻止乾坤绝刀变脸，脸上恢复笑容：“我已经有机会表示实力与权势，其他的事尔后还有时间彼此沟通。来，我敬诸位一杯，借花献佛叨刘大爷的光，能一瞻诸位江湖之豪的风采，三生有幸。”

立即有人跟着起来，罗家五虎的老大领头回敬，冲淡了具有争议性的气氛，及时釜底抽薪降温。置酒商会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借酒改变各种严重歧见的敏感性。

主人刘大爷不快的神色消失得很快，立即成了和蔼可亲的主人了。

返回宾馆途中，已是黄昏降临。人在花木扶疏的庭院中行走，四周显得阴森幽邃，很少有仆人行走。

贵宾们似乎觉得到了神秘的不测幽城中，似乎随时皆可能有异物幻现，甚至已可感觉出花树亭台间，的确有憧憧怪影飘忽不定，定神察看却又一无所见。

“你感觉出什么不对吗？”入云龙走近冷面飞卫身侧，用仅可让对方听到的嗓音问。

“此非善地，我知道。”冷面飞卫也低声说。

“乾坤绝刀根本不是主人。”

“主人是那个姜三或张三，错不了。”

“咱们都上当了，进了他们的牢笼。”

“你还来得及表示加盟呀！”

“我如何向我那些弟兄交代？他们肯？”

“我也是，我那些黑道混世好汉，谁也不肯受人驱策，所以……”

“明天必须提前离开。”入云龙咬牙说。

“咱们没有明天。”冷面飞卫冷笑：“除非……回到宾馆立即向接待总管罗大虎，表示加盟的诚意。”

“你的意思……”

“能用则用，不用即杀；这是称雄道霸的基本游戏规则。”

“你是说……”

“今晚必须走，走脱一个算一个。”

冷面飞卫瞥了两侧的房舍一眼：“房舍甚多，脱身的机会不难获得。那个姜三鹰视狼顾，阴鸷残忍，恐怕心硬如铁，不会容许我们获得逃走的机会。要快，至少得争取有兵刃在手的机会。”

赴宴，当然不可能佩带兵刃出席，所以他们赤手空拳，兵刃